

鸡冠崮散记

□蒋保龙

老家所在的地方属于山区。崮是我们这里特有的地貌，它的顶部平展开阔，峰巅周围峭壁如削，峭壁下面坡度由陡到缓，放眼望去，酷似一座座高山城堡，成群耸立，雄伟峻拔。这种四周陡峭，顶部较平，如同戴着平顶帽子的山，我们当地人称之为崮。其裸露的“石帽子”，由坚硬的石灰岩组成，高度一般在10至100米之间。

老家的鸡冠崮，因整体山貌外形像两个相连的鸡冠而得名。对于鸡冠崮的思恋是在不经意间迸发出来的，如同我们现在对回不去的童年感受一样。每次回到家，在车拐进老家所在的那个小山村，透过车窗老远会看到鸡冠崮安静的坐落在村子的西边。此时的她如同一个让人敬慕的中年夫妇，满含岁月的洗礼和沉淀，在静等着她的家人回家。

看到鸡冠崮，在我的脑海中就闪烁着留恋、祥瑞和温馨的气息。以前的每一次攀登和造访都是令我心仪的时刻，万物皆有所思所愿，谁又能说的清楚呢？鸡冠崮承载了我们乡村几辈人的平凡与坚韧，它的存在给予我们很多憧憬和力量。

鸡冠崮，或因鸡冠一词的缘故，它汇集了山下人们“人勤春来早”的特质。那时候我们似乎很缺钱，但又对钱的概念不是很清楚。尚不谙世事的我们，会在松籽成熟的季节，跟着村里年长的人们上山去采松斗（带壳的松籽）；在蝎子成熟的季节，也会三三两两的一起满山去“扒蝎子”；偶尔在山上能得到大山意外的馈赠，比如会捡到预先设置好的铁丝套的兔子，从而能美餐一顿……松树结籽的季节，在松斗一毛钱一斤的价格下，每次我们都会满载而归。在山中上下攀爬之间，我们体会着劳动带来的收获满足和欢乐。

那时的山是绿的，水是清的。我们在享受着大山的恩赐。父母为了能有一番额外的收成，在鸡冠崮山顶下

方开垦了一点荒地，每次在山上劳作口渴之余，我们自带的水不够喝时，便会痛饮山上名曰牛粪泉的泉水。关于山泉名称的来历，据村里的老人说是因为第一次发现它时，在山上劳作的牛喝了泉水后竟发出“哞哞”的称赞声而得名。泉名的来历当然不必考究，但泉水甘甜入口，让人在劳作口渴之余，大呼过瘾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

我们这里属于沂蒙山系，崮山很多，有七十二崮之称。鸡冠崮虽然没有当地“君山”抱犊崮出名，但她承载着我们特有的记忆。如今我们，对她的感情就像现在对待我们的母亲一样，猛然间觉得她已经芳华不在，有几分淡淡的惆怅在心头。鸡冠崮以她的朴实和包容，见证了我们的岁月。我们家坐落在山脚下，听母亲说，老家房屋用的石料都是从山上开采下来的。很难想象，父母亲是如何把山上的石块一个个运下来又砌好，再给我们盖好儿时的“安乐窝”。山石吸取的日月精华被我们从小吸取，仿佛是大地母亲呼出的气息被我们吸收一般，我们在简单快乐中一路成长。

俗话说：“天气下降，地上气腾，天地和同，草木萌动。”惊蛰时节，我独自一人回到家，看到在家劳作的乡亲们，扛着农具下地耕种。他们见到我，热情的给我打招呼。村里的大娘、奶奶们则招呼我到她们家吃饭去。那份热情让我本来就低的姿态放的更低了，因为我的出身在这里！自己站在山脚下的空地上，一股清心又温暖的气息瞬间传遍全身，身心被地气抚摸、滋润和包围着，神清气爽，这可能就是所说的地气。地气是什么？记得长辈曾告诉我：“开春后吸几口新鲜空气，炒盘韭菜鸡蛋，喝碗新剃的荠菜汤，人就可以气血畅通，一扫冬天的萎靡，这就叫接地气。”

畅游在鸡冠崮的山腰处，我发现了一块固定的岩石坐了下来，背靠着鸡冠崮，望着山脚下的水库。水库早就干涸，不再蓄水，库底被村民开垦后种了一些自己吃的蔬菜。望着山下的水库，眼前浮现出了幼时的往事。那

时候，特别是暴雨过后，水库会储满水。放学后的我们，经常结伴来到这里，在水库里游戏玩耍。不多时则会传来各自家长呵斥我们回家吃饭的声响，同时都免不了饱尝一顿训斥。那时候条件很简单，但我们真的很快乐。

我背后的鸡冠崮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进入了静默状态。我考上高中前后的日子里，当地为了发展经济，建起了水泥厂，造水泥的原料就是从山上开采的。如今的鸡冠崮，已经遍体鳞伤，伤痕累累但却没有任何怨言的静默在那里。

心怀曾经的记忆，给予我攀爬的信念，让我忘记了疲惫，继续往山顶上爬。迎春的花朵此时已经逐渐盛开。偶尔在山路上会遇到村庄上的熟人，他们抽着旱烟，背着干活用的条框在辛勤劳作，平凡的生活着。我打完招呼后继续前行。

登临山顶，我走在山顶端平坦之地，穿行于松林之间的小路，闲庭信步中，呼吸的空气都是香的。鸡冠崮山顶上虽然没有别的崮山顶上的香火之气，但她以特有的姿态向人们诉说着在时光流逝中大自然的静谧和神奇。

此时，山顶只有我一个来客，暖暖的春风和扑鼻的花香，让人心生敬畏。以前经常一同登山的玩伴们早已身在四方。那时的我们，漫山遍野寻找大山的馈赠，去换取些回报的日子已经成为记忆；站在山顶，登高望远，放眼四周，氤氲香气缭绕，满满的生活烟火气还在。

关于乡土的记忆是一种财富，它如同养育我们的大地一样，在精神上滋养着我们。有一次回老家和当地政府的官员谈起鸡冠崮时，他们说已经启动了山体修复工程，并且它被纳入到了乡村振兴的规划里。期盼中……

(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)

四季的风
(组诗)

□杨亚爽

四季的风

春天的风，像一个淘气的男孩子，
带走了风筝，拿走了帽子。
夏天的风，像一个活泼的女孩子，
在池塘里画满荷叶，用荷花做点缀。
秋天的风，像一个慈祥的妈妈，
把落叶给大地作被子，并把果实献给人间。
冬天的风，像一个严厉的爸爸，
用雪花做星星，给大地点亮白色的梦境。

变幻地雨

雨，是一盒五彩的画笔。
用辽阔的大地作纸，泼洒出一幅五颜六色的画卷。
雨，像是一位慈祥的母亲。
把沉睡的万物唤醒，让小草穿上了绿衣服，滋养着大地。
雨，让世界变得美丽。

变幻地云

云，有时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，
躲在天空中，让人们看不清她的面容。
云，有时像一个调皮的小精灵，
变成小动物，在天空中跑来跑去。
云，有时像一列奔跑的火车，
载着我的梦，开始童话世界的奇幻冒险。
(河南省周口市文学爱好者)

最有效的营销方式

□关鑫

立夏之后，东北乡村的农业观光体验游开始了，住在城里的人，工作一周后，大都选择自驾去周边的乡村打发双休日的时光。

和家人去过几个村庄，感觉有些大同小异：无非是几间七八十年代的黄土屋，屋里糊了报纸，土炕上铺了高粱秸编成的炕席，炕琴柜上叠着东北特色大花被……开始几家还觉得新鲜，大家争相拍照发朋友圈，等到看过几个雷同的景区之后，人们热情骤减，有人甚至直接去郊外的小树林烧烤，景区的小饭馆出现了经营危机。

为了抢客人，各个景区不断加码，有的架起供儿童玩耍的秋千架，有的搭建姹紫嫣红的风车隧道，有的针对爱拍照的女人准备了各色艳丽的民族服装，还有的引进稀有动物……一个村庄，每个人都可以出点子，每个点子都可能得以实施，结果，景区变得拥挤而又不伦不类。加上饭店的菜也并不怎么可口，去过的人，一次就够够了。

不过，有一家却是例外。这家经营的既是餐馆也有民宿，所有的建筑尽量保持古朴简单，少有雕琢的痕迹。他家比别家少了项目，离城区又远些，按理，这里应该最为冷清才是，奇怪的是，我们去他家时，小饭馆竟然人满为患。

不得不说，他家的菜还是很可口的，尤其是特色菜做得极为地道，据说厨师便是这道菜的家族传人。我们第一次去时，吃完饭又打包了一盘。

他家的服务员跟别家也不同。我爱吃蒜，无蒜不欢，平时去饭店，要大蒜，服务员总是爱理不理的，要喊过好几次才会顺手丢过来一头，那天，我依然要蒜，喊第二次的时候，服务员一溜小跑进来，雪白的蒜瓣放在干净的碟子里，连蒜头也细心地切过

了，我瞪着眼睛看半天，由衷地合了双手，连说谢谢。

服务员一离开，朋友就笑我：“还谢谢呢，一会儿算账还不跟你耍钱？算一盘菜？”

邻座一对夫妻听见我们的话，接茬说：“不会的，这家老板不是小气的人，前几天我朋友带几个人在这里吃饭，其间有一人家里出了事，急用钱，老板连账也没算，就把他们放走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，我朋友就带上我们一起来，观光、吃饭、还钱……从那以后，我们一到双休日就来，不图他有什么好风光，就图老板人好，童叟无欺；服务员好，热情周到，跟他们打交道，不累。我们想在他家店里吃，就留在店里，觉得人多吵得慌，就让他们炒两个菜，或者到园子里摘几根新鲜的黄瓜西红柿，到对面的小树林里去野餐——你看，对面的小树林现在还有人呢。”

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，果然看到对面的树林里有人影晃动。喜欢热闹的，两个家族凑到一起打扑克，喜欢安静的，在树林的吊床上假寐，上网冲浪的，捧着手机神游八荒——轻松、自在、安然、宁静……这，正是工作一周之后人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。

什么文化包装，景点包装，都是徒有其表，最有效的营销方式就是对人的打造，同类人是有吸引力的，想要招来怎样的人，自己就要先做那种人，有怎样的老板，就有怎样的服务员；有怎样的服务员，就有怎样的顾客，一个善良、有爱、宽厚、仗义的老板，必然感染身边的员工，员工有了点子，便会有源源不断的客流，顾客爱上这里，必然会带动更多的顾客，只有人才能招来人。所谓回头客，都是被情感下了蛊的人，忙乱的世界，芸芸众生，人们最想依托的感情是什么？被关注，可信赖，宽松和谐，不忙不累……人们最想享受的，就是一段安详静谧的好时光。

最好的营销，就是把包装做到顾客的心里。

(吉林省通化县文学爱好者)



李群 摄

公益广告

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

共
创
文
明
城
市共
建
满
意
枣
庄总编辑
褚洪波